

南京寺庙



【文·化·南·京·丛·书】

丛书主编 ◎周 直 李海荣
杨新华 吴 阖 ◎编著 南京出版社

史话

【文 · 化 · 南 · 京 · 从 · 书】
丛书主编 ⊙ 周 直 李海荣

南京寺庙史话

杨新华 吴 阖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寺庙史话/杨新华编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3

(文化南京丛书)

ISBN 7-80614-795-0

I. 南... II. 杨... III. 寺庙-简介-南京市
IV.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225 号

文化南京丛书

南京寺庙史话

杨新华 吴 阖 编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 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4 印张 7.5 字数 165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80614-795-0

K·78 定价:15.00 元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周 直 李海荣

副主编 陈正奎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前华 卢海鸣 刘晓宁

朱 明 吴 阖 杨永泉

杨新华 贺云翱 龚康宁

廖锦汉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漫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复复华夏，四野异趣。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致仕或求知，来了，就在此坦然生息了。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厚，更兼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着。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情以景生，景因情胜。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的多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亮“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的评价，则

是对南京这一帝王之都江山形胜的绝佳颂辞。只是，今人对金陵的寻访大凡没有如此的凝重和气度，而是多了几分浮躁和喧嚣。即使有人执意循着当年朱自清、俞平伯的路径，夜泊秦淮；即便同是桨声灯影，当年情韵也只能在遥远的想见中了。念想中与真见时情景的差别常会让人产生略带凉意的恍惚之感，毕竟物非人非了。凡此种种，都属形神相离，览胜者实际都难以获得心神的休憩享受及愉悦体验。要让偶或的览胜成为长久的纪念甚至精神的滋养，确是需要访者与访地一点文化意义上的心会神通。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人生再伟大也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溅起一小朵浪花。在精神物化时，历史也就成了载体组合的进程。多少浩繁的卷帙，多少美妙的词章，都是人依托语言的存在，而“当歌曲和传说都保持缄默的时候，还有建筑在说话”（果戈里）。散布南京全城的一座座古建筑，一处处古遗迹，一件件古文物，是这座千年古城极富文化内涵和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秦淮河流经的千年烟雨，古城墙绵延的百里沧桑，弥漫其间的，到处都是历史散落的悠悠记忆。在“南京文化”中梳理“文化南京”，是每一个缘结南京的人对文明进程的深情回眸，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一个伟大城市未来道路的理性选择，也是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值得珍爱的文化馈赠。

我们始终眷恋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在人类适应自然、创造历史的痕迹愈加斑斓的今天，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王前华、卢海鸣、刘晓宁、杨新华等撰写的《明孝陵史话》、《总统府史话》、《南京寺庙史话》、《南京民国官府史话》，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名都南京的千年延续。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成为海内外朋友探幽访胜途中的知己。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2003年5月

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古印度诞生。至迟到东汉时,已经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今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的洛阳,于白马寺翻译佛典,是为佛法东来之始。汉献帝末年,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三国孙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域康居国僧人康僧会来到建业(今南京),吴大帝孙权为他在长干里择地建造了建初寺,此乃江南佛寺之始。

南京作为江南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寺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南京地区寺庙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本书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对南京寺庙发展史作一个概要介绍。

南京地区寺庙的发展演变

南京地区寺庙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六朝时期,南京寺庙的形成与发展期;隋唐宋元,南京寺庙的衰落期;明清时期,南京寺庙的繁荣期;近现代,南京寺庙的复兴期。

整个六朝时期,是佛教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逐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形成期,是南京寺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作为佛教物质形态的寺庙的发展则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佛寺数量众多,造寺缘起五花八门。自孙吴建初寺以降,及于陈末,南京地区佛寺盛极一时。数量众多的寺庙,有帝王创建的,如高座寺为东晋元帝所建,同泰寺为梁武帝所建,湘宫寺为宋明帝所建;有官僚士大夫“舍宅为寺”的,如栖霞寺为南齐隐士明僧绍舍宅所建,庄严寺为东晋名士谢尚所建;也有僧尼营建的,如长干寺为孙吴时尼众所建,宋熙寺为天竺僧人僧伽罗多所建等。

二是大批名僧安止梵宇,翻译佛典,讲经说法,寺以僧名。孙吴康僧会在建初寺传译佛典,作《安般守意经序》,传大乘般若学。东晋僧支遁(号道林)在东安寺讲《道

行般若经》，使般若学发扬光大。西行求法的名僧法显在道场寺译《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为江南涅槃学先驱。当时南京的东安、道场（一做斗场）两寺，也因名僧辈出，而有“斗场禅僧窟，东安谈易林”之称。

三是形成以佛塔为中心的廊院式建筑群，“有寺必有塔”。塔在印度最早只用于埋葬尸骨，与佛教并无多大关联。但释迦牟尼佛祖逝世后，佛教徒们根据佛祖的譬喻，把塔当成了佛的象征，使之成为佛弟子顶礼膜拜的对象。六朝寺庙大多建有佛塔。江南第一寺建初寺有塔曰“阿育王塔”。晋元帝建高座寺，为西域沙门尸梨密多罗树塔建冢。湘宫寺原为宋明帝王府，宋明帝舍宅建寺，欲建十级宝塔未成，遂改建为两座五级宝塔。开善寺是梁武帝为葬名僧宝志所建的，永庆公主以汤沐资建五级宝塔，塔顶所安琉璃宝珠为无价之宝。

六朝以后，隋唐宋元诸代，南京寺庙的发展进入衰落期，这一方面是由于该阶段南京的城市地位有所下降的原因，同时与这一时期全国佛教发展进入到不以建塔造寺为功德的禅宗一枝独秀的阶段不无关系。这一时期，南京佛教领域除唐贞观初年的法融“牛头宗”和南唐之际文益创立的“法眼宗”外，佛教活动乏善可陈，寺庙发展建设也较为停滞。除隋代的栖霞寺、唐代的弘觉寺等少数寺庙外，新建的也只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庵堂。

到了明代，南京寺庙发展进入繁荣期，形成了南京寺庙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寺庙数量众多，佛学兴盛，经济可观，制度完备，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形成了大寺管中寺、中寺管小寺的金字塔结构。灵谷寺、天界寺、报恩寺为三大寺，每大寺下辖若干中寺，中寺再辖若干小寺。除这三大寺外，能仁寺、鸡鸣寺、栖霞寺、静海寺、弘觉寺，都是由朝廷主管佛教事务的僧录司直接管理，合称“南京八大寺”。

二是颁布了一系列佛教政策，使寺庙成为具有一定的官办性质的实体。明朝政府相继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趋避条例》、《周知榜册》等文件，对寺庙的性质与权限，僧人的操守和权利都作了明确规定，严格禁止自创寺庙，对已有的寺庙采用“赐额”的方式予以承认，严格限制寺庙经济的发展，用“给田贍僧”的方式来确保寺庙的经济来源。总之，把寺庙完全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使之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又完全依

附于政府。

三是形成了以佛殿为中心的纵轴式排列、左右对称的建筑群模式。明清以来的南京寺庙，在所谓“伽蓝七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佛殿为中心的多进庭院式标准布局，一般是在南北向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或金刚殿（或二者皆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阁或藏经殿、方丈室。天王殿两旁，一般左有钟楼，右有鼓楼；大雄宝殿左右，一般有伽蓝殿、观音殿和轮藏殿、祖师殿。寺庙的后部，还有禅堂、律堂等。寺庙的最后部为僧人生活区，也是左右分布，一般分列僧舍、静室、积香厨、库房、茶寮等。中寺以上的寺庙一般都是这种布局，小寺也是在这个标准布局的基础上略有减少而已。

近现代以来，南京寺庙的发展有一个从衰落到复兴的过程。近代南京佛教一度十分衰落，许多寺庙由于年久失修或战火兵燹而被毁，许多僧尼也因为社会动荡而无法进行宗教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一批为了满足广大信佛群众从事宗教活动的寺庙得以重建、兴建，大量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寺庙遗址得以保护，南京寺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南京寺庙的数量

要准确弄清南京历代寺庙的数量已经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根据现有的材料，如历代方志、《南朝佛寺志》、《金陵梵刹志》及相关史书的记载，只能大略数之。六朝时期是南京寺庙数量最多的时期。《梁书·郭祖深传》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万，资产丰沃。”《续高僧传》卷十五载：“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南朝佛寺志》记载了六朝佛寺 200 余所。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六朝南京寺庙当在 500~700 所之间。隋唐宋元时期，南京地区的寺庙有所减少。除部分六朝时期的寺庙得到保存外，隋唐宋元时期新建的寺庙（主要是小型的庵堂）不过数十所，这一时期寺庙的总数大概不会超过 300 所。明清时期，特别是明初，南京寺庙得到了很大发展，《金陵梵刹志》共收录南京寺庙 180 处，加上未收的私立庵堂，总数有可能超过 600 处。当代南京地区的寺庙，有遗址可寻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近

200 处,目前仍在开展宗教活动的有大小七八十处。

南京寺庙的特点

南京地区的寺庙,自孙吴赤乌十年(247 年)建初寺肇兴以来,至今已有 1700 余年 的历史。南京寺庙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峰谷相继、曲折前进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纵观南京寺庙 1700 余年的发展轨迹,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类型多样。南京寺庙的类型多样,以汉传佛教寺庙为主,也有极少数藏传佛教寺庙,中国佛教史上的各种佛教宗派,都可以在南京寺庙中找到一席之地。如栖霞寺为“三论宗”祖庭。“天台宗”创始人智𫖮就是在六朝建康瓦官寺讲《法华经》、《大智度论》而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明代的古林寺,为南山律宗“中兴祖庭”。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派禅宗,在南京就有“牛头”、“法眼”两个支派,而且禅宗初祖达摩也在南京留有遗迹。

二是分布广泛。南京寺庙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是,既有依名山集中分布,也有在市井集中分布,密度较大。六朝时期,钟山一带集中了名寺 70 余所,而在六朝南京主要居住区的青溪沿岸和大、小长干一带,也同时有大量寺庙分布。在明代,南京城的东城、南城、中城几个片区,就集中分布了寺庙近 200 座,这些寺庙之间的距离,少则一二里,多则三五里,可以说是比肩接踵。

三是珍品荟萃。南京寺庙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建筑和艺术品的宝库,许多寺庙都收藏有大量珍贵艺术品和珍宝。六朝瓦官寺,有著名雕塑家戴逵父子所塑的五尊铜佛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所贡白玉佛像以及著名画家顾恺之所绘的《维摩诘图》,合称“三绝”。明代的香林寺也有沉香木椅、佛牙等各种珍物。而明代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更是号称“中世纪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南京寺庙的发展、演变,是南京城市发展在宗教领域的一个缩影,是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综观中国佛教史,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南京地区都起了重要作用。在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在当代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南京的寺庙文化将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目 录

			南京 寺 庙 史 话
	001/总 序		幽栖寺/014
	001/前 言		栖霞寺与千佛崖石窟/017
六朝遗痕			宏觉寺/030
	002/高座寺		梵天禅寺/034
	004/凤游寺		定山寺/035
	007/紫竹林禅寺		光宅寺/037
	009/祈泽寺		宝志塔/039
	011/钟山定林寺		幕府山达摩洞/041
			目 录

	043/长芦寺		弘觉寺塔与摩崖石刻/059
	045/永庆寺		龙泉寺/062
	046/普德寺		彰教寺/068
	047/香林寺		王总庙/070
	049/华严寺		保圣寺塔/071
	051/云居寺		惠济寺/073
	053/花山玉泉寺		清凉寺与善庆寺/076
	055/无想禅寺		半山寺/080
	隋唐宋元旧迹		方山定林寺和定林寺塔/082
	058/上国安寺		观音禅寺/084

	085/天界寺		弘济寺石刻/108	
明清梵踪				
	088/灵谷寺与无梁殿		承恩寺/110	
	094/鸡鸣寺		招贤禅寺/112	
	097/汤山摩崖石刻		鹫峰寺/114	
	099/观音阁大石壁		独峰寺摩崖石刻/117	
	100/白马寺碑		毗卢寺/118	
	101/静海寺与天妃宫碑		金光禅寺/121	
	103/大报恩寺遗址和大报恩寺塔		古林寺/123	
	107/静明寺		天隆寺塔林/126	
			真如禅寺/128	

	131/永寿寺塔		七佛寺/154
	133/兜率寺		明因寺/156
	136/泰山寺		地藏寺/158
	137/金陵刻经处		大士禅林/160
	140/燕子矶与三台洞		弘德寺/162
当代佛影			观音庵/163
	146/松筠庵		藏龙寺/164
	147/祥云庵		金粟庵/166
	148/三藏塔		太平寺/168
	151/极乐寺		后记/169
	153/万福寺		

六朝遺痕

六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传播和发展兴盛期。南京作为六朝都城，是佛教在中国南方传播发展的中心，主要表现在翻译佛经、弘扬义理和建造寺庙、普渡僧尼两个方面。

自康僧会来到东吴建业以后，西域名僧纷纷而至者过百数十人，他们或安止梵林，或升坛讲论，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据统计，六朝以来，共译出佛教经、律、论、传数千卷，形成了成实、毗昙、三论、十诵、净土、涅槃等众多佛教流派，后来中国汉地所传的佛教各宗派都能在六朝找到思想渊源，从而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六朝时期建寺造庙之风盛行，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士庶百姓，无不以建寺造塔，雕凿佛像为功德，唐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就是其真实写照。据统计，六朝历代造寺多达千余所，僧尼数万人。

六朝时期南京佛寺之盛，就上层建筑而言，是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力求融入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就其世俗表现形态而言，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随着岁月的沧桑，六朝佛寺多已不存，但其梵音余绪却一直回响在金陵古城的山水之间。

高 座 寺

南京寺庙史话



雨花台乾隆御碑

高座寺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始建于东晋初年，原名为“甘露寺”。

据《金陵梵刹志》记载，东晋初年，西域沙门尸梨密多罗南渡来游建康，为丞相王导所敬重，于是在该寺讲经说法。由于他讲经时坐在高处，被人尊称为“高座道人”，时人于是也以“高座”为寺名。另一说法，高座道人后卒于建康，并葬于该寺，元帝为其树塔建冢，于是该寺改名为高座寺。

梁代初年，宝志禅师在此主持，有云光法师在此坐山巅说法讲经，僧侣五百余人，趺坐聆听，讲得精彩，听得入神，数日不散，直至感应上天佛祖，天上落花如雨，后称讲经高台处为“雨花台”。

高座寺于洪武初年废，后建筑也多毁于大火。景泰癸酉（1453年）年间，礼部尚书胡濬前来进香，该寺的规模尚存，只是破败不堪。成化年间，僧人照堂广募钱财，想要加以修缮，到弘治戊申年（1488年）腊月正式动工恢复拓建，丙辰年十月（1496年）完工，先后恢复了药师、净业两大殿以及东室、西堂、钟鼓楼、厨房等建筑，寺后即为雨花台。

雨花台原是二三百万年前古代长江和支流秦淮河的泥沙经过不断沉积而形成的山丘，山丘上的石英岩石和玛瑙石，色彩艳丽，晶莹剔透，犹如石中生

花一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雨花石。雨花台古称聚宝山、玛瑙岗。明朝的南京南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即由此山而得名。聚宝山原有岗峦三座，西岗叫石子岗，在安德门外；中岗为主峰，叫凤台岗，是明代外郭凤台门的所在地；东岗叫梅岗，东晋豫章太守梅赜家在岗下，因有功于晋，后立庙于此，名梅将军庙，故又称梅赜岗。中岗和东岗紧紧相依，人们习惯称为雨花台，西岗远在数里之外，人们称其为石子岗。

雨花台往西，是和雨花台有孪生姊妹之称的菊花台。菊花台上翠竹茂林，岗峦起伏，以名胜古迹众多和自然风光优美而著称。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处，时值金秋，见满山雏菊盛开，浮金点玉，流光溢彩，美景不凡，醉心忘返，脱口而名。



梁天监二年的“雨花泉”石井栏



高座寺遗址